

共訂八本

古今人物論

捌卷

增廣古今人物論卷三十一

蒲中鄭元直原本

哲宗

明柯維騷

哲宗幼冲踐祚。政出宣仁倚任元右所興為。以復祖王安石所興為。以復祖宗之舊當是時海內元元惟若平生遠人亦以生事為慰嘉祐之隆矣。及幾慶厯嘉祐之隆矣。及帝親政乃惑於熙寧之妄黨假紹述以報復由是仁賢受之難。夫審於忠邪靖康之難。夫審於忠邪則哲宗察於理亂則哲宗烏足以語此。

哲宗

哲宗幼冲高后以女中乳養養惟膚乃破歃血之山髮髮膚乃破歃血之山盟登老成于散地擢忠鯁於謫籍而呂公著司馬光諸八年間同管喉舌。祐七八年間同管喉舌盡行仁宗之政所黜者皆奸黨所革者皆蠹政所建者之惠卿亦知不肖穿窬之惠卿亦知不自容於時而願求開地百姓見活如出重泉見白日披氛霧觀青天可謂有大功於社稷有大德於生靈矣惜也衆賢不察而有洛黨蜀黨朔黨之名操戈入室各立門戶噫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譬之居室者喜鄰悍僕潛機伺隙乃不為備禦之計而自為鬪牆之爭是招之侮也是時新法之蠹未去熙寧之根尚存而公著大防等又不監陳寶五王之禍欲為調停以靖小人焉混玉石於同區雖寒暑於一所豈知斷蛇不死刺虎不斃太后沒後多有調戲官家者乎由是別用一番人以尋舊轍者言交擊黨猶如故君子方欲以元祐為嘉祐而不知紹聖又轉而為熙寧矣窮政以後小善無一而二蔡二馮之徒歛頤開組戲弄樞機望風希進者又皆拍扇執袂盡無夜號談容倦色甲唱乙和

競為紹述以輕變九年已行之法四山朋比報復仇怨使朽骨啣冤于地下子孫禁錮于荒涼端人正士雨露洗滌其禍同于漢末之黨錮唐末之清流君子何辜罹此荼毒甚至廢賢而立幸妃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而誣欲廢之是以火入與鬼而帝略不辨身側之賊不善之積以至絕嗣雖承以賢者猶懼不堪況以浪子端王嗣之乎

陳次升等

明柯維騏

紹聖元符崇寧中章惇曾布蔡卞蔡京輩相繼用事士大夫有宿怨或稍拂意者非顯斥則陰擠舉莫能脫而諫官陳次升等持論不為撓至暴其罪狀請加之罰何工於謀國拙於謀身也徽宗嘗因物議逐群姦于外然京兄弟結援嬖倖方罷即召還諸賢罹報復之禍固不足言如宗社何嗚呼建中之號與唐德宗同也而產亂招寇曾不異轍易戒小人勿用豈不信哉

劉安世劄告陳瓘任伯雨

宋史

劉安世後大彥博之言時年尚少然其言即元祐之初政而司馬光之用心也劄告諫立劉后反覆曲折極人所難言二人除言官俱入白其母母俱勉以盡忠報國無分毫顧慮後意嗚呼賢哉陳瓘任伯雨抗迹疎遠立朝寡援而力發章惇曾布蔡京蔡卞羣奸之罪無少畏忌古所謂剛正不撓者與

劉安世劄告陳瓘任伯雨

新編

劉安世之諫孔姦劄告之諫寵妃皆敢於觸人主忌諱又為肯默默于章惇輩惇諷之南荒備歷艱險徽宗既召還復為蔡京所傾兵臺覆陳瓘任伯雨相繼遠竄陳永則坐擊章曾停邊後議亦幾甚矣然此三山者並不得其死而安世等身後咸沾卹典錫之美謚果孰榮孰辱耶

王觀

明丁奉

陽城為諫議大夫而無言。韓子作諍臣論以譏之。予觀王觀筮仕熙寧。政績已彰。哲宗初立。呂公著范純仁薦觀。擢右正言司諫。尋上疏。劾蔡確等。以倡孫覺劉摯諸公之眾論。是蓋朝拜官而夕奏疏。過於陽城者多矣。使遭韓子。當何如其欲賞之耶。君子謂帝之納諫。觀之盡職。呂范之知人三者共成元祐之治。可謂世道之一慶矣。

陳師道

明丁奉

師道心非王氏經學。遂絕意進取。因蘇軾等薦。故有徐州教授之擢。歷官至秘書正字而卒。師道貧而高介。傳亮俞懷金以贈。竟不敢出。且不赴章惇之願見。不服趙挺之之錦裘而凍死。史氏不以傳之篤行。顧以傳文苑。是淺之乎待師道矣。

韓忠彥傳亮俞許將

明丘濬

大臣以道事君。當同寅協恭。可否相濟。以共成國家之事。若所見各有不同。相與委曲。開譬必相洞達而後已。其不必其出於己也。宋世賢士君子。議論異同。即便求去。當國家無事之時。猶之可也。及宗社存亡。在乎此舉。猶以所主不同。潔身求去。譬如行舟馬。一主帆。一主櫓。一主篙。主人從主帆者之言。則主櫓與篙者。即棄去不顧。幸其舟覆。以快吾言之不用。不知舟既覆矣。吾身能免乎。宋世士大夫之見。絕有類於是。為國乎。為己乎。人臣委質事君。豈宜如此耶。

徽宗

宋徽宗之禍。章蔡首惡。趙良嗣屬陪。然哲宗之崩。徽宗未立。惜謂其輕佻。不可以君天下。遼天祚之亡。張覺舉平州來。良嗣以為納之。失信於金。必啟外侮。使二人之計行。宋不立徽宗。不納張覺。

金雖強何學以成宋哉以是知事變之來雖小人亦能知之而君子有所不能制也跡徽宗失國之由非若晉惠之愚孫皓之暴亦非有曹馬之篡奪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疎斥正士狎近姦諛於是蔡京以猥薄巧佞之資濟其驕奢淫佚之志溺信虛無崇飾遊觀困竭民力君臣遠隔相為誕慢怠棄國政日行無稽及童貫用事又佳兵勁速稔禍速亂他日國破身辱遂與石晉重貴同科豈得誣諸數哉皆西周新造之邦召公猶告武王以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况宣政之為宋承熙豐紹聖極喪之餘而徽宗又躬蹈二事之弊乎自古人君玩物而喪志縱欲而敗度鮮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為戒

徽宗

明梁潛

佛本為狄之人而其徒謂佛之身體面皮皆若金色徽宗所謂中華被金狄之教者指佛教而言也然其言可謂妖矣未幾女真起自夷狄建號大金蕩覆中華斯言若為之先兆也唐僖宗紀年為廣明是時黃巢初起曰唐去君而存黃以為廣此黃當代唐之徵後之論者謂天託晉主以告亡于世徽宗之言豈不類此夫老氏之教資于清淨慈儉以為本者資焉當是時也干戈創殘者以之完用者非漢文帝於其不以為用者用焉而于其資以為本者資焉當是時也干戈創殘者以之完後衣食官乏者以之完足司馬晉於其資以為本者不資之而于其不以為用者不用之當是時也顧冥于變棄聲色而天常失紛擾于胡羯戎荒而人紀紊益漢之治由從老氏之是者而遺其非者也晉之亂由從老氏之非者而違其是者也然清淨慈儉最人所難非高世之主不能惟漢文帝能之於是世之依託老氏者變而言修身煉藥又其後變而言經緯齋醮亦自託於老氏母變愈下無非以誑惑人主而繫其寵祿焉爾漢武帝唐憲宗皆中材之主也於修身煉藥之言惑

馬徽宗者下愚之主也。經錄齋醮之是。發設幄坐于林靈素之側。聽其嘲詆媒笑之言。而自號為教主。道君皇帝。此何異於沐猴而冠者哉。謂之教。而不言何教。以見此教之外無他教。謂之道。而不言何道。以見此道之外無他道。已能主此教。君此道。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昔日為神霄玉清王。長生大帝。君於天。今日為教主。道君皇帝。于宋。何其尊也。以此欺愚眩眾。不自知他日將為昏德公於金。而不勝其卑辱矣。可勝歎哉。徽宗信老。梁武信佛。皆殞身亡國。或謂其所廢而不信者為之祟也。然周天元復老釋教於昔人既毀之餘。並致崇信。亦殞身亡國。此又何故也。君子曰。無他。國將興。聽於人。國將亡。聽於神。老釋之神。既惑其心。而惟是之聽。則人理之當修為。而不修為者多矣。而況於奉其神。養其徒。竭生民之膏血。積山填海。不足侔其費也。亡殞之至也。復何難哉。

徽宗

明顧充

徽宗初立。用賢去邪。君心未靈。自召用蔡京鄧洵武獻。愛莫助圖。而重貽天下之憂。大為腹心之患。吁腐新不可以撻兵。渙泥不可以膠物。小人而可以圖治乎。京國小人之英雄也。皇父卿士則媚皇父者來。尹氏太師則黨尹氏者進。是以謀夫孔多。悉食夫也。發言盈庭。皆善言也。梁師成李邦彥朱勔王黼。皆與蔡京號為六賊。相與蟬聯。交結構陷。竊帝欲述父兄之志。而因之以成其姦。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羣黨合意。以傾一君。孰不移哉。故一惑於報復。則貶黨人。藉黨人而剝落元氣。不恤矣。一惑於玩好。則朱勔領花石綱。搜巖剔藪。以求木石聲焰薰灼。而東南有小朝廷矣。一惑於方士。則漢魏津興事李良之說。而定新樂鑄九鼎矣。一惑於神仙。則置道階。天神降靈素。據高座而受冊。為教主。道君矣。一惑於修樂。則有萬壽山之作。而修飾繕造之泛興者。不可勝計矣。一惑於土木。則有延福宮之作。而豐屋華楹。門千戶萬。以美觀矣。一惑於邊功。而得志

於西苑則謂遼亦可圖而李良嗣來浮海通女真矣一惑於掊剋則收免夫錢收經制錢括田於京東西路剝膚椎髓盤餐溪壑錙銖鉅官嚴厲而民皆如毒飲痛窮而無告矣一惑於縱行則幸王黼第幸蔡京第主婦上壽稚子索衣酣飲無節而損威傷重不顧矣身為萬乘之主而苦天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者幾三十年古曰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帝之謂也故孤則升御榻也京師則大水也婦則生髀也男則孕子也黑青則見於幕中也而危症薦臻壞形層出矣方臘則起於睦州也宋江則起於淮南也張仙則起於山東也高托山則起於河北也而美兵潢池天地為之分裂矣百姓怨懟而不知上天之震怒而不悟敗亡之兆近在目前且交女真之鄰壞兄弟之國取景德誓書還之天章閣天地鬼神所臨重誓而我背之竭天下之財以北征僅得七空城而加爵進封深為得計也外通金虜而內納張覲既納穀矣而又玉首於金何怪天郭藥師為嚮道而金虜圍太原哉藩籬自開誘盜賊於堂奧之內關防不密納蜂虻於懷袖之中沙漠萬里自貽伊戚耳

蔡京

明何喬新

崇寧初京在相府追賊元祐諸賢乃籍司馬光以下三百九人指為姦黨請徽宗書而刻之又自書頌於天下俾各刻石以示後世京之意蓋欲污蠹諸賢使其子孫亦有餘辱也抑豈知公論之在人心者終不可泯至於摩挲遺刻歷考芳名燦然若繁星之麗天雖其子孫亦以祖父得與陳水伊川聯名為榮曾不以為辱也嗚呼愛憎之私果何以掩是非之公耶京可謂誤用其心矣碑之所立德業無聞者居多然賴此碑之存而天下後世知其為君子之黨是則京之詆之乃所以與之也歐陽子有言彼諉之致力乃借譽而掄揚豈不信哉

蔡京王黼李邦彥王安中唐恪等

宋史

三代而後有天下而長久者漢唐宋耳。漢唐末世朋黨相誦小人在位然猶有君子扶持遷延浸微未有純用小人至於主辱國播如宋中葉之烈也。蔡京以紹述為號張端官修士而盡之上指下錮其術巧矣。徽宗亦頗悟間用鄭居中王黼李邦彥輩。褫京權柄以不肖易不肖猶去野葛而代烏喙也。庸愈哉。當是時王蔡二黨陷京者底京。締黼者右黼。援慶省臺迭相指駭。微功挑患汴洛既震則恒東無策苟生苟和彼邦彥安中余深異數輩誤國之罪當正其戮而欽高二君徒從竄與信失刑矣。唐恪既預推戴署狀乃死無足贖者。曹輔以小臣劇上而譙大臣坐斥不變獨終始無朋與其賢矣乎。

蔡京王黼李邦彥王安中唐恪等

新編

昔歐陽修作唐六臣傳推論漢唐之亡由國無君子而君子盡獲譴者由朋之說也。觀宋徽欽之失國其故豈殊哉。蔡京以恣睢之行佐紹述之政凡忠鯁正士悉目為黨而禁錮之。徽宗頗亦疑京參用王黼等陰分其柄是何異以酒解醒以鴆療毒也。時政府白時中輩並邪佞庸瑣多出二家之門左右姦謀微功賈亂及虜犯關束手莫展寸籌內則苟和不為備外則逗遛入援之師尚謂國有人乎。徐處仁曹輔匪由附麗進然處仁晚節懦弱輔齷齪詔雷同和議亦烏益於事耶。嗚呼靖康之鑒近矣何南渡復有偽學之禁俾士習大壞國勢日頹以底于亡非甚愚乎哉。

何鼎孫傳陳過庭孫叔夜

語有之治彊易為謀治弱難為計。當靖康之難何鼎孫傳陳過庭孫叔夜並在政府以彼嫉邪擊姦之素志宜若有濟顧朝綱官理蠹壞於崇觀宣政已極河決魚爛之勢誰能壅而救之縱使淵

聖得伊呂之才。亦無所復施。況東華庸庸者乎。抑春秋卒于師。葬之加等。所以勵臣節也。四人者皆從主播遷。以死其節。胡可沒哉。

趙挺之張商英劉正夫何執中鄭居中

元脫脫

君子小人猶冰炭不可同處者也。趙挺之為小官。薄有才具。熙甯新法之行。迎合用事。元祐更化。宜為諸賢擴棄。至於紹聖首倡紹述之謀。祇排正人。靡所不至。其論蔡京。不過為攘奪權寵之計而已。徽宗知京不可顧任。乃以鄭居中張商英輩。敢與京為異者參用之。不知二人者。向背離合。視利所在。亦何有於公議哉。商英以傾諛之行。竊忠臣之名。沒齒猶見褒稱。其欺世如此。何執中賣緣舊學。致位兩府。無所建明。惟務媚嫉。至用石誠魯陳瓘。取尊堯集。欲因以殺瓘。何為者耶。宣政命相。得若而人。尚望治乎。劉正夫生平所為。大致出沒正邪之間。商英之徒也。商英有清才而寡失德。獨薦王安石為可咎。安石未相。正人端士。孰不與之。又何責乎商英。

趙挺之張商英劉正夫何執中鄭居中

明柯維騏

國有小人。雖治世不能免。然未有叢集蔓延。若徽宗朝者。自韓忠彥罷而蔡京進。相繼為宰相。皆京之徒也。趙挺之由其推拔。張商英過為褒舉。及競利爭權。遂相傾軋。方京罷而政更。帝頗動念。鄭居中與劉正夫力援之。責望弗償。復揚其惡。正夫與劉達雅相善。達既改京所為。則正夫可樹恩於京耶。何執中謹事。漫無可否。然與居中合擠商英。決非為京地矣。夫此五人者。其他行事。概不足道。即其僚友異同。尤微驗。歐陽子曰。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禍也。觀此信然。

張康國朱謬劉達林樞管師仁侯蒙

宋史

崇甯宣和之間。政在蔡京。罷不旋踵。輒起。姦黨日蕃。一時貪得患失之小人。度徽宗終不能去京。

莫不奔走其門。若張康國、朱諤、劉達、林樞、管師仁，侯蒙皆是也。康國達中雖異京，然其材智皆非京師。京黨所繫，據奉京嘉謀，激怒鄰國，前約啟釁，罪莫大焉。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其謂是與？管師仁執政，僅兩月，引疾求去，斯可尚矣。侯蒙遠治五路將帥，力為申理，十八人者錄之，而免其仁人利溥之言云。

張康國朱諤劉達林樞管師仁侯蒙

新編

甚哉蔡京之恣威福也。同己者超擢，異己者傾軋。並時兩府，誰非所緝合哉？朱諤、林樞、余深、呂昂、戚之、死靡育，而據深贊其計畫，為國買禍，罪尤甚焉。張康國、劉達、晚與京異，然一當主眷之哀，一當罷相之後，所謂權利盡則交疏，豈虞死而尚復然乎？管師仁昔為諫官，忍於逐二蘇而不令立朝，其阿附可知。及與政，以疾早逐，豈素心耶？若侯蒙者，行事論議不失正，庶幾賢云。

賈易劉拯錢遹吳執中

新編

所貴司言責者，非以其扶植天下之公議乎？廢公議則為讒為佞，是惑主聽而生亂階也。當哲宗更化，海內離新法之苦，實惟諸賢翼贊力。賈易、蔡之、邵楊畏反，媒孽其過，相繼去朝。然則使元祐之治不終者，易輩為之也。無何，楊畏紹述之說，售而熙豐之黨進。劉拯與之、邵董敦進，上官均力攻元祐諸賢，欲置重典。然則使章惇等凶焰愈熾者，拯輩之為也。徽宗釐敝政，召用正人，錢遹、石豫、吳材，乃疾視巧詆，連及益眾。然則使建中之治遽變者，遹輩之為也。蔡京以星變逐，吳執中從而營護之。然則使姦相為國害，既深且久者，執中輩之為也。若均者，其他建白，願切時病，且能非紹述與京忤，罪差薄云。

善乎歐陽修之論朋黨也。其言曰：君子以同道為真朋，小人以同利為偽朋。同道則同心相益而共濟，小人見利則爭先，利盡則疎而相賊害矣。蘇軾續修說謂：君子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不得志則僥倖復用，惟怨之報。此所以不勝也。秦觀亦言：君子小人不免有黨，人主不辨邪正，必至兩廢。或言兩存，則小人卒得志，君子終受害。其說明甚。徽宗徽於紹述之說，崇其貶正，黨論滋起。於是紹聖指元祐為黨，崇寧指元符為黨，而鄭居中、張商英、蔡京、王黼諸人互指為黨，不能復辨。始以黨敗人，終以黨敗國。衣冠塗炭垂三十年，其禍汰於東都白馬。蓋至是而三子之言效焉。彼劉禹、強淵明、宋壽年、劉翊、明直、斗筭耳，亦使攘臂恣睢，撼撞無忌。嗚呼！朋黨之說，真能空人之國如此哉。

章惇

明劉定之

天道之不遠於人也如此。夫按火入與鬼，乃賊在君側之兆。今章惇朋姦用事，危人家國，天安得不垂察以明之哉？紹聖之初，姦佞如惠卿、蔡確，固非一人。然當時位居權要，凶逆羣邪，讒足以欺君，佞足以亂國者，莫如章惇也。始惇與蔡確等深為結納，垂涎政鼎，內要定策之功，外連薰灼之勢，其猶離披不已。繼慕無厭，欲誅元祐舊臣，誣謗宣仁聖德，廢黜賢后，援立章妃，置詔獄於掖庭，塞山威于四海。由是觀之，君側之賊，非章惇而誰也。

石工安民

嗚呼！朝廷失道，道在草茅，安民何人斯？乃不忍刻元祐碑，乞免錫名，恐得罪於後世，則魏巍哀哀，濟濟總總，獨不念為後世羞，而為此舉動耶？噫！安民之為是也，乃良心之不容泯滅，而當時君相則良心之斷喪已久也。有人心者，聞安民之風，亦可以愧矣。

安石工

端禮門。金石刻。丞相手書奸黨籍。長安役者安石工。不識人賢愚。但識司馬公。卑疎不敢預國事。幸免刻名。為後累。匹夫憤泣。天為悲。黃門夜半來毀碑。碑可毀。亦可建。蓋棺事久乃見。不見奸黨碑。但見奸臣傳。

方軫

方軫上書之言。直氣凜然。信乎為千古忠義之倡。于時徽宗則當大召羣臣。宣示軫言。播告中外。斯時也。必有忠鯁之臣。如軫者。得致去惡之力。何徽宗不以軫言示眾。反以軫言示京。使京得以大肆其流毒于軫。雖軫之流出於蔡京。而徽宗不得辭其責矣。

陳未

明丁奉

諫臣之引帝裾者有二。辛毗引之。而魏文容之。是以為篡僭之英雄。陳未引之。而宋徽宗諱之。是以為敗亡之閹弱。然宋徽不易其衣。而曰留以旌直臣。此一陳之明。亦有可取乎。曰。漢成輯朱雲之折檻。亦曰旌直臣矣。成欲旌雲。而制于張禹。徽欲旌未。而制于童貫。嗚呼。為天子者。至此可哀也已。

陳瓘

明許浩

蔡京之姦。瓘每披摘其處。心發露其情。隱而不遺餘力矣。及乎正彙。瓘之言京動搖東宮。瓘守必為國福之言。而權父為子隱之義。以回互之可也。而瓘乃曰。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則義所不為。見瓘之事君。一惟忠誠。雖正彙不暇顧也。徽宗可以信其言矣。而不能信。使其父子同黨。以成姦臣之勢。馴至於敗亡。悲夫。

劉安世

明彭 紹

爲惟名世之賢其道有三曰合內外一患難齊死生蓋常變終始之極也先生忠孝正直言行一致未嘗有聲色貨利之好是用獻忠效職曾無作爲內外不合乎遇愾三殿官一再徙惡地遷京又連遭謫曾無懼焉患難有二子於豪判之來檻車之徵笑談處之生死不一視乎全其所適以立於世非至剛者不能東坡之言豈欺我哉抑聞先生學於溫公公教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退而彙括七言而後能然則先生所立之卓其誠於中形於外與

常安民

常安民自少應舉不從王氏經學其妻與蔡確之妻兄弟也絕確不相往還則其直節素定矣是以紹聖之政攻惠卿攻章惇攻曾布攻蔡京攻張商英攻周秩既被滁州之貶尋遭蔡京用事入黨籍流落二十年而卒嗚呼亘始終徹生死而一於正可謂任重道遠之器耶

欽宗

帝在東宮不見失德及其踐祚聲伎音樂一無所好靖康初政能正王黼朱勔等罪而竄逐之故金人聞帝內禪將有捲甲北旆之意矣惜其亂勢已成不可救藥君臣相視又不能同舟協謀必濟斯難惴惴焉議和之不暇卒致父子淪胥社稷蕪蕪帝至於是蓋亦異端而不知義者與高宗日淺而受禍至深考其所自真可悼也夫

欽宗

靖康之禍豈忍言哉始由蔡京王黼童貫輩之啟釁終由唐恪李邦彥耿南仲輩之請和自古未有奸佞盈朝而不致亂者亦未有閒冗在位而能濟事者要之臣主俱假宣政之亂勢已成難使

欽宗與諸臣有剛斷之才安施乎抑春秋之法國君死社稷正也避難而國興後義猶未絕也帝父子並為囚虜何以道斯責哉

欽宗

明顧允

欽宗之立身值式微南朝無人胡馬分牧女真藉百勝之勢控吾土毛曜我天地驚食氣吞鯨吞鼓頤大肆需索雖拓拔耶律之暴亦不極於此僅惟李綱有為國之謀而又罷之以謝金人浪于宰相當國力主和議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走騎如龍行車若水遠供金虜虛囑矜矜之求比屋朽空自謂無策曾未得一夕安寢而起視四境幹難不結浩唱已揮戈犯我關矣鋒鏑霜雪若履若海以沃燦炭卒乘繼集如舉夫火以焚飛蓬此臣死君君死社稷之時且罷四方勤王之兵以獨坐窮山其所以為退敵苟安之謀者不過曰六甲法六丁力士北平神兵天闕大將以幼兒戲而已今日割三鎮明日割兩河後日上降表惟怯懦忍屈志買和抑孰知金虜之暴虎也其貪狼也其狡獪理也非我族類陰狡巨測欲以買其歡而寢其侮得乎古有之曰鼠忘壁壁不為鼠金人不忘宋矣卒之衣冠黔首為肉為血四壁之外皆非我有而日射於晚霞天文帝座甚傾而青城一出去南面之位東獲為虜由是主帝位者非趙而張矣非君而臣矣非宋而楚矣二帝九宮度河北狩棘露沾衣驚弦慘骨四顧潛涕一望悻顏為滄溟不滌之恥夫皇皇鉅宋萬里一姓八葉重光政宣不道至有靖康原其所自皆朝廷為姦臣所誤以至於此故帝亦曰宰相誤我父子噫帝王者中國之帝王中國者帝王之中國也天子則青衣中原則左袒堂堂貴諸奴輩雖罪至十族何足以塞其責哉

李若水

明呂呂中

李若水嘗主奉駕者也。使其不死亦在誤國之數。惟其一死。明白昭晰。故誤國之罪。釋觀其言曰。天無二日。若水甯有二主哉。即其僕僇解之。亦叱曰。忠臣事君。有死無二。金人以刀裂頭。斷舌而死。且相與言曰。南朝死義。惟李侍郎一人。嗚呼。壯哉。故至今言忠義者。稱焉。

劉器

明周禮

劉給死義。表表無疑。然何以不書死之。而書自經。猶名責實也。夫以金雞茶點。不能以威屈。給受命。臨伴以善諭。隨其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為之言。歸書片紙。自誓必死。以報其子。子羽等至今凛然。猶有生氣。沐浴更衣。酌酒自經。何從容也。故特書自經于金軍。以著其死節之實。若曰。給之忠義。為虜所服。不能害。而給自經之云耳。

李若水霍安國劉給

明周禮

李若水等。或特立不屈。或從其不從。從容就死。僅若毫芒。然而節義之道。風化所關。固非等閒比也。至是書贈其官。訪其名者。所以是當時褒崇之典。表其死節之烈。勸後勸也。

何灌等

宋史

靖康之變。梅執禮程振。不忍鄰人塗炭。拒強敵無厭之欲。親達其心。李熙靖譚世麟。不肯以身事二姓。誓不食以終。何灌劉延慶。戰敗而沒。此數人者。其所遭不同。至於死國難。則一而已。王雲之。死雖其有以取之。殆亦天未欲絕宋祀也。不然是行也。康王其危哉。

何灌等

新編

金虜入宋。廷臣死於難者。其獨生若水哉。何灌劉延慶。提兵捍禦。雖敗猶奮。程振梅執禮。憫都民。三三歌之。李若水靖譚也。事二姓。堅拒張邦昌召命。歐陽琦力阻割地。為忠義倡。七

人之事雖殊其為親身成仁均也王雲龍於殷怒設免惠高宗能中興矣

唐重

明丁 慕

死節之士皆直諫之臣也唐重為徽宗朝進士乞斬蔡京童貫等疏直氣巖巖至是以盡別其
父而死嗚呼范滂母子以後復見唐重之父乎可為世道一嘆賞哉

